

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 峥嵘生平 作者：吴健如（下）

来，再带到课堂上向老师提问。就这样，他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充分调动了起来。

巴人讲解课文也不是就事论事，仅限于课文内容，而是旁证博引，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和知识。让我们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轶事。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野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境界。巴人经常鼓励我们多阅读、勤动笔。他布置我们每周交一篇作文，并经细致批改后还写下评语。

在先达太子街“职工会”的大厅里，有一个时期，巴人每周都要举办时事报告会，向听众报告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，使听众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这是从报刊等媒体上无法获得的知识。

荷兰殖民军占领先达后，由于反动派的恶意举报，荷兰当局逮捕了巴人。第二天当我们正要上课时，一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说，他看见巴人被荷兰人抓到火车站前做苦工了……同学们一听忙向火车站蜂拥而去。火车站离学校不远，当我们跑到那里时，只见站前广场上有一群人在搬运木箱等物品，其中就有巴人，周围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监视着他们。

巴人正在默默地搬着木箱，表情泰然。看见同学们，他微微一笑，算是打了个招呼，又继续埋头干活。干完

活，日本兵把巴人等押上卡车运走了……过几天，巴人和国海被押解去棉兰关在集中营，不久就被荷兰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驱逐出境了。同学们既感到无比愤慨，又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惋惜不已。

四、宋凉赞踏上革命的新征途

宋凉赞在中华学校执教一年后，因工作需要，他被调到棉兰《民主日报》社去工作。这时，凉赞和姑妈丽娟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，凉赞离开先达去棉兰，丽娟姑妈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心上人。

宋凉赞被安排在报社的宿舍里。这座宿舍起名民主楼，拥有二三十间寝室。包括邵宗汉在内的编辑部人员和记者，都住在这里。凉赞一人单独住一间。我后来来到棉兰求学时，曾经和他同榻住了半年。

1949年，凉赞收到了来自北婆罗洲（印尼称北加里曼丹）文莱他的哥哥的一封信。哥哥告诉他，母亲病重，她希望离家多年的小儿子能在她临终前赶回来跟她见上一面。凉赞阅信后，打电话告诉了丽娟姑，并说他决定近日动身前往文莱省亲，请她安心等待他回来。

丽娟忙将此事告诉了我父亲，问她该怎么办？父亲当即回应“这怎么行？万一日后因种种原因他回不来，你可怎么办？你要等他多久？等一辈子？不行！你一定得跟他走。不过，走之前，你俩得



宋凉赞

先把婚事办了。好，这事就由我来处理。”说着，他当即给凉赞拨打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凉赞从棉兰赶来先达，同姑姑办理结婚手续，他们对婚事十分低调，没有对外宣布。父亲在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店里办了一桌酒席，只邀请我们吴家的几位亲戚参加。

婚后第二天，姑丈和姑妈即动身前往棉兰，办理俩人前往文莱的出境手续。父亲便也前往棉兰为他俩送行。当时局势动荡，旅程风险大，交通又十分不便。他们需从棉兰乘船先到新加坡，然后再搭木轮越过大海到文莱。父亲为他们支付了全部费用。一个多月后，我们才接到他俩报平安的信。

宋凉赞在回到他的老家文莱以后，参加当地一家进步的中文报纸的编辑工作，同时又在一家进步学校任教。这两个单位为他提供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平台。就这样，他夫妇俩在文莱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年。

当时，英属马来亚和北婆罗洲人民争取解放独立的斗争正处于高潮之中。宋凉赞及其战友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引起英殖民当局的注意和忌恨，因而将他们列入黑名单，准备逮捕他们。幸好一位在英占领者军警部门工作的熟人和好友，向凉赞的哥哥透露了这一讯息。哥哥立即告诉了凉赞，力劝弟弟马上离开文莱，以免遭到英当局的迫害。

1952年，凉赞和姑妈携带三个孩子回到广州，约莫一个月后，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、经历和本人的愿望，把他安排到民主党派的机关报——北京《光明日报》工作，让他依旧干他的老本行——国际版的编辑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来到位于北京《光明日报》宿舍看望他们。这里的房子都是清一色四合院，凉赞一家子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的两间厢房里。当我踏进四合院的院子里时，就看见三个小孩——一男两女正在院子里奔跑戏耍。姑丈凉赞尚未下班，而姑妈丽娟正坐在屋前一个小凳子上俯身洗衣服。屋里的陈设相当简陋，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未上漆的家俱；姑妈因孩子尚小，需要照顾家庭，因此没出去工作，也就没有收入。看来，他们家里相当拮据，一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。

我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。不久以后，父亲又汇来了一

笔人民币接济他们。不过，父亲来信说，汇款十分不便，也不合算。为长久打算，他决定汇一笔巨款，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北京中国银行，当时，外汇存款，利率相当高，存户每月可获六十七元的利息（当时国内的生活费较低，一般每人有二十来元就够了）。父亲吩咐凉赞每月按时前往银行领取利息，分出其中的三分之一，作为我在大学的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部归凉赞，以接济他一家子的生活。

父亲曾经数次参加华侨国庆观礼团和旅游团回国参观、旅游兼探亲，途经首都时，总会和姑丈、姑母见面、叙谈。有一年，父亲还携带姑丈、妹妹和我三人乘火车南下，途经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福州、厦门，最后抵达老家龙岩。一路观光览胜，饱览祖国山河之美。

一九六七年父母亲举家回国定居厦门后，凉赞曾两次来厦看望父亲，两人畅谈甚欢。十多年后，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们忽接到姑妈丽娟来信告知，凉赞最近罹患重病，医治无效，不幸已于昨夜去世。此时，他尚在任上，还没退休，可谓英年早逝，噩耗传来，我们全家不禁悲伤不已。

凉赞为人忠厚、纯良，待人和气、诚恳、谦逊；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喜欢他、尊重他。对于他的英年早逝，无不扼腕叹息。